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新疆通史 《新疆通史》课题丛书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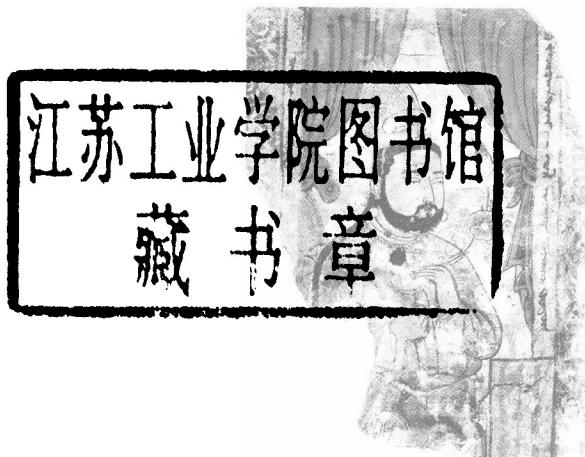
民族卷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

民族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民族卷 /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228-12117-5

I . 新… II . 新… III . ①新疆—地方史—文集 ②少数民族—民族历史—新疆—文集 IV . K294.5-53
K280.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6033 号

出 版 :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定 价: 35.00 元

编者的话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对新疆历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新疆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不仅促进了学术研究,而且对于提高各族人民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自觉性具有现实意义。

《新疆通史》是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批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的重大科研项目,是自治区文化建设的奠基工程。为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编写好《新疆通史》,我们从广大专家、学者发表的上万篇论文中,选出了363篇,编辑成册,分13卷15册出版,本卷为《民族卷》。

我们主要是从通史的角度来选编论文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论文选定以后,我们征求了作者的意见。除少数论文作者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补充外,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原文照录。

由于我们的水平、接触所限,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编者

2008年9月

目 录

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	韩康信 (1)
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	王炳华 (25)
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	黄 靖 (40)
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	杨建新 (54)
试论匈奴与西域的关系	白凤岐 (75)
西域的羌族	钱伯泉 (88)
Supiya 人与婼羌的关系略说	孟凡人 (98)
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	贾丛江 (108)
魏晋南北朝时期车师——高昌一带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	郭平梁 (119)
铁勒与突厥的关系及铁勒是否可以被称作民族的问题	段连勤 (139)
突厥的族属、发祥地及其社会分期	吴景山 (148)
从西部突厥到西突厥汗国	薛宗正 (163)
突厥回纥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杨圣敏 (189)
北庭之战后的回鹘、吐蕃和葛逻禄	华 涛 (199)
塔里木盆地缘边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	苗普生 (209)
柯尔克孜族的故乡及其西迁	杜荣坤 郭平梁 (220)
关于哈萨克族族源与民族形成问题	贾合甫·米尔扎汗 (231)
明代的瓦剌与西域	马曼丽 (251)
试论准噶尔分布地域的变迁	杜荣坤 (263)
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	郭蕴华 (277)

清代维吾尔族人口考述.....	苗普生(299)
略谈锡伯族的西迁及其历史贡献.....	肖夫(314)
察哈尔蒙古对西北边疆经济的开发.....	吐娜(326)

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

韩康信

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如一座民族和文化的大熔炉。来自古代希腊、伊朗、印度、中国内地的贸易、宗教和各种文化潮流，顺沿纵横交错的通道，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犹如群芳争艳。在种族人类学(人种)关系上，中亚也是东、西方人种接触交汇的地带，欧洲人种和蒙古人种、短颅型和长颅型、宽面或狭面等不同体质类型在这里彼此接触和互相影响。不难设想，这种人类学过程和该地区的文化历史必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地理上讲，位于我国西北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亚紧邻(也是广义中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间并无不可逾越的自然屏障，中亚的许多重要历史文化、民族学和种族人类学现象，在我国新疆境内都有强烈反映。因此，研究新疆的古代民族文化史，除了其他学科和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考古学领域的研究之外，从体质人类学阐明该地区古代和现代居民的种系特征和人类学类型，无疑十分重要，也是追溯新疆乃至整个中亚现代各民族人民的起源和相互关系的重要方面。

新疆的种族人类学调查和研究开始得比较早，但这种研究是和来自国外的探险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俄、英、法、日、德等国的探险家、考察队纷来沓至，频繁活动。其间，从新疆掠走了大量古代文物珍品，有的还取走了一部分古代居民的遗骸，进行种族人类学的鉴定和研究。所以，对新疆境内的古人类学调查从一开始便被外籍学者操持。但由于探险本身的掠夺性质而缺乏系统的发掘。他们所收集的人类学材料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地点分散，基本上没有一定数量的成组材料。而后来的若干年里，则更无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直到最近的几年，随着我国对新疆考古力量的加强和重视，才陆续从各个发掘点收集了相当数量的古人类学材料，为进一步系统调查研究新疆境内古代居民的种族人类学问题提供了重要条件。

本文拟就过去和近期对新疆境内古代居民的体质人类学资料和研究作一综述，在这个基础上，对该地区古代居民的种族组成、种族来源和彼此间的可能关系进行初步讨论。但毕竟现有的资料还有许多空白。例如新疆境内的旧、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仍不很清楚，更无可确信的石器时代古人类学材料，已有的材料从时代层次上也并非特别明确，有些地点的材料还比较零碎，在地区分布上，如北疆的广大地区几乎无材料可供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新疆境内古代居民的种系成分之间的关系必定不是完整和充分的，还需要后人做更多的努力。

一、早期的研究

据笔者调查，1929～1949年间共发表过三个新疆古代居民的人类学研究报告。其中人类学材料皆系外国探险家或考察队从新疆掠走的。所收集的这三个研究报告分别是英国的人类学家基思(A. Keith, 1929)（《塔里木盆地古墓地出土的头骨》）、德国的约尔特吉和沃兰特(Carl Herman Hjortsjo und Anders Walander, 1942)（《东突厥斯坦考古考察发现的人类头骨和体骨》）及苏联的优素福维奇(A. N. Iuzefovich, 1949)（《罗布泊湖附近出土的古代人头骨》）完成的。下面分别摘要介绍。

（一）基思的研究^①

报告中的材料多得自斯坦因作第三次中亚探险时(1913～1915)，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的古墓中取走的，共5具头骨，其时代被认定在公元初几个世纪之内。在这些头骨中，有一具是男性干尸的头骨，出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大约公元7～8世纪的汉人墓。斯坦因曾认为吐鲁番位于匈奴故土范围，这具干尸头骨可能是一个匈奴人的。基思在考察了头上保存的软组织和面部形态以后，认为这是一个蒙古人种的成员，与汉人相似，但在一些细节上，又不同于典型的汉人或蒙古人，特征趋向欧洲人或高加索人种。

其余4具头骨来自另外的地点，其中一具男性头骨(Ying. III. 1. 01)采自距吐鲁番约99公里的营盘，墓葬时代可能在公元4～5世纪。基思在考察了这具头骨的整个特征后，认为是蒙古人种支系的某种成员，他指出，从测量值上看，这具头骨虽是中颅型，但在本质上是短颅类型。他特别强调这

^① A. 基思：《塔里木盆地古墓地出土的头骨》。《英国人类学研究所杂志》第59卷，149～180页，1929年（英文）。

具头骨的圆锥形颅顶,这种形式在奥斯曼族土耳其人中有时也能发现。

在距离营盘不远的楼兰遗址(即斯坦因的 Loulan site 1),采集了另外两具男性头骨(L.T.03 和 L.S.2.07),其时代可能为公元 2~3 世纪。基思指出这两具头骨很相似,具有明显的非蒙古人种特征。

最后一具头骨则出自距楼兰遗址西南约 280 公里的尼雅遗址风蚀地,其时代约公元 3 世纪。基思认为它与上边头骨属于相同的人种。

基思对这些头骨进行了描述和测量比较之后,认为所有头骨代表单一的民族,具有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两个大人种特征,是一种中间类型,他称之为“楼兰型”(Loulan type)。而且他认为这种类型的形成并非由于混杂,而是自然进化的过程,它处在吉尔吉斯类型的蒙古人种和帕米尔及波斯的伊朗类型之间的联系地位。

(二)约尔特吉、沃兰特的研究^①

这两位德国人研究的人骨材料是斯文赫定于 1928 和 1934 年在新疆考察时采集的。一共有 11 具头骨,其中 3 具采自米兰,时代为公元前末一个世纪和公元 3 世纪之间,1 具采自且末,时代不确定。5 具出自罗布泊地区,时代较早的一具为公元 1~3 世纪,较晚的为公元 2 世纪以后。另两具头骨出自叙格特布拉克,时代未明。据约尔特吉和沃兰特鉴定,这些头骨的性别年龄和人种特点如下:

头骨 I(米兰,Grave1):25~30 岁的女性,显示诺的克(Nordic)人种特征,似乎还有印度人和蒙古人的色彩。

头骨 II(米兰,Grave2):约 20 多岁的女性,有汉族人特点。

头骨 III(米兰,Grave3):约 25 岁的男性,推测可能是藏族人,但带有诺的克人特征。

头骨 IV(且末,Grave6):约 20 岁的女性,虽有些印度人和蒙古人特征,但诺的克人的形态占优势。

头骨 V(罗布泊,Grave6A):50~60 岁的女性,且有印度人特性,又显示汉人血统的气质。

头骨 VI(罗布泊,Grave7B):约 45 岁的男性,具有蒙古人种特征。

头骨 VII(罗布泊,Mass-grave1):约 35 岁的男性,既有诺的克人的特征,又有蒙古人和阿尔宾人的特征。

^① C.H. 约尔特吉, 沃兰特:《东土耳其斯坦考古考察发现的人类头骨和体骨》。《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第 7 卷, 第 3 册, 1942 年(德文)。

头骨Ⅷ(罗布泊, Mass – grave1): 约 20 岁的女性, 特征很杂乱, 蒙古人特征占优势, 也有地中海和印度人特征。

头骨Ⅸ(罗布泊, Mass – grave1): 约 50 岁的男性, 似有蒙古人特征。

头骨 X (叙格特布拉克): 约 20 岁的女性, 有明显蒙古人特征。

头骨 XI (叙格特布拉克): 约 20 个月的婴儿, 性别和种族特征难以确定。

约尔特吉和沃兰特最后将这些头骨按形态特点归纳成三个组: 第一组(头骨 I、III、IV、V、VII、IX)6 具长颅型头骨一般具有许多同蒙古人种相似的形态, 与基思的“楼兰型”头骨有很大的共同性; 第二组(头骨 II 和 VI)两具头骨为汉人种特征占优势的中间型; 第三组(头骨 VII 和 X)两具头骨为短颅型, 具有许多阿尔宾人种的性质, 在其面部侧面形态上, 是伊朗人的类型。最后他们指出, 与基思的“楼兰型”相比, 这批头骨中第一组与它们有很多特征符合。按基思的楼兰型, 应该意味着由雅利安人种和蒙古人种的基本成分所混合, 同时, 第一组头骨有许多可靠的印度人特征。

(三) 优素福维奇的研究^①

一共只有 4 具头骨(3 男 1 女)。据优素福维奇指出, 这几具头骨是俄国人马洛夫于 1915 年从新疆罗布泊周围的古代定居突厥人墓葬中掘走的。如果这几具头骨果真属突厥人, 那么其时代当晚于公元 6 世纪。

优素福维奇认为这一组头骨的面部测量及其类型具有蒙古人种性质。如果根据颅长和面部主要直径测量, 额角和面角, 眶高和眶宽、额指数、眶指数和面指数等, 这些头骨与中央亚洲人种的概念相符合。但是, 在额宽、突额度指数、颅长指数和颞部水平有些缩狭等特征上, 使这组头骨又同汉族人的头骨接近。而很小的最小额宽又使这些头骨与通古斯和雅库特 II 组头骨接近。对于这些不同倾向, 优素福维奇认为他们是蒙古人种的不同类型深刻混杂的结果。或者这组头骨所表现的某种长颅蒙古人特征可能与西藏的长颅居民有关; 但也可以将这一类型看成是某种早期蒙古人种的一般化类型的残遗, 并兼有后来在北亚、中央亚洲和东亚不同民族集团中分化和强化因素。最后, 优素福维奇声明, 这些头骨在上述几种可能中, 还不能肯定与哪一种情况更符合实际。换句话说, 他未能确定这组头骨属于何种蒙古人种类型。

^① A.N. 优素福维奇:《罗布泊湖附近出土的古代人头骨》。《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论集》第 10 卷。303~311 页, 1949 年(俄文)。

二、近期的发现与研究

自 60 年代以后到最近的几年里,随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加强和对出土人类学材料的重视,在新疆境内的一系列古墓地,如伊犁河上游土墩墓、天山东段的阿拉沟、罗布泊楼兰遗址、孔雀河下游北岸的古墓沟、洛浦地区的山普拉、和静的查吾呼沟、哈密焉布拉克和五堡及东北的巴里坤等地相继采集了相当丰富的人骨材料。这些材料对开展更大范围的不同时代居民的种系成分之调查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其中相当部分的材料已经进行了研究,并且已经获得一些重要结果。现继早期学者研究之后,分述如下。

(一) 楼兰城郊古墓人骨的研究^①

这组人骨材料是 1979 ~ 1980 年,从著名楼兰城址东郊两个高台地上,时代相当东汉的古墓中采集的。共由 6 具头骨(3 男、2 女、1 未成年)组成。随葬有来自中原的锦绢、丝绵、铜镜、漆器、五铢钱等。据碳 14 年代测定,这些墓葬的绝对年代距今约 2 000 年,可以代表楼兰国居民的墓葬,且反映出与汉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据笔者观测和研究,这 6 具头骨中,可确认为欧洲人种的有 5 具,以男性头骨为代表,其眉弓和眉间强烈突出,鼻骨强烈突起,颜面在水平方向上也强烈突出,但在矢状方向上为平额型。余下的一具头骨则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点。其一般形态与青海湖北岸刚察卡约文化墓葬出土的头骨很相似。因此,仅就这 6 具头骨的组成来推测,楼兰城郊古墓地代表的居民中,以欧洲人种成分占多数。

此外,从这些头骨所示的体质类型来看,在 5 具欧洲人种头骨中,有 4 具(包括小孩头骨)基本上代表了具有狭长颅型结合高狭面型的类型,眶型中等高,其形态与南帕米尔出土的古代塞人头骨相近。这样的头骨很明显与现代长颅型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或叫印度—阿富汗类型比较符合。另外一具欧洲人种头骨的颅形比上述 4 具相对短一些,为中颅型,其面部也

^① 韩康信:《新疆楼兰城郊古墓人骨人类学特征的研究》,《人类学学报》第 5 卷 3 期,227 ~ 242 页,1986 年。

较宽一些,但总的形态与其他长颅欧洲人种头骨仍很相似。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形态上的偏离可能是属于个体变异性质。

一具蒙古人种女性头骨的面部扁平度很大,颧骨相对宽而突出,有很宽而高的面,鼻根突度低平,鼻骨突起弱,颅形为偏短的中颅型,颅高在正颅—高颅型之间。总的外形略有些与苏联学者所指称的南西伯利亚类型相近。

(二) 孔雀河下游古墓沟人骨的研究^①

这个墓地位于孔雀河下游北岸第二台地的沙丘上,东边距离已经干涸了的罗布泊约 70 公里。1979 年在这个墓地共挖掘了 42 座墓葬,从中收集了 18 具头骨(男 11,女 7)。墓地建立时代,最初根据一个可疑的碳 14 测定和随葬品中缺乏陶器等特点,估计为 6 000 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②,后来用该墓地 23 号墓毛布测定的年代只有 2 000 余年,但同一墓的棺木测定的年代超过了 3 000 年^③。以后又补测了几个数据,多数在 3 800 年左右。因此,该墓地的时代有争议^④。据笔者研究,这组头骨的主要特点是多长狭颅,颅高中—高之间,额倾斜中—斜,颜面相对比较低宽。男性头骨的眉弓和眉间突度比较强烈,鼻根多深陷,鼻突度强—中等,多阔鼻型,犬齿窝浅—中,普遍低眶。面部水平方向较明显突出,侧面方向突出弱—中。颅顶多圆突,后枕部一般不突出而成圆形。顶孔至人字点之间常有些平。整个来看,这组头骨的欧洲人种特征很明显。如果考虑到低而宽的面,眉间和眉骨强烈突出,鼻突起明显,颅形较长,颅高较高,额较后斜等特征的组合,使它们具有同原始欧洲人种头骨相近的气质,可以将它们归入苏联学者中指称的古欧洲人类型。与周围地区古人类学资料比较,古墓沟头骨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甚至与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地区的铜器时代居民的头骨特征比较相近,但与南帕米尔塞人头骨(印度—阿富汗类型)的差异很明显。在一般的形态下,可以说古墓沟头骨与现代长颅欧洲人种的诺的克(或北欧)人头骨较为相似。

按照一些次级形态差别,古墓沟头骨还可以分成两个形态组。其间的

^① 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 年 3 期,361 ~ 384 页。

^② 《人民日报》1981 年 2 月 17 日第一版:《新疆发现六千四百七十年前女尸》。

^③ 《人民日报》1981 年 4 月 17 日第四版:《考古研究所测定楼兰女尸距今只有两千多年》。

^④ 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 年 1 期,117 ~ 127 页。

主要差别是第一组的头骨比第二组更短,颅指数更大(中颅型),而第二组为长颅型;第一组的额倾斜坡度比第二组更小;第一组的颜面比第二组更低宽一些,可能与此有关,第一组的鼻指数也比第二组明显增大。这些差异大体上来说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安德洛诺沃文化和阿凡纳羡沃文化居民头骨类型之间的差异及差异的变异方向基本一致。这情况可能意味着古墓沟的第一组头骨的形态有些更接近安德洛诺沃变种类型,第二组头骨则可能有些更接近阿凡纳羡沃类型。有趣的是,这种形态学的差异与这个墓地中存在的两种不同形制的墓葬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即第一组头骨均出自该墓地的第Ⅱ型墓(此种类型墓葬的外表一般有七圈比较规整的同心圆排列木桩,在最外层木桩之外,还埋有向四面展开的放射状排列的列木),第二组头骨则均出自这个墓地的第Ⅰ型墓(地表无圆圈状排列木桩,只在墓室的东西两端各有一根列木露出地表)。这种情况可以证明古墓沟墓地的两种形制墓葬暗示,形态上略有差别的欧洲人种居民移植到了罗布泊地区。而且根据第Ⅱ型墓晚于第Ⅰ型墓的墓葬叠压资料,表明这两种形态亚组的居民是先后来到这个地区的。

(三)昭苏地区土墩墓人骨的研究^①

这批材料是60年代初从中苏边境地区的昭苏夏台、波马等地的古代土墩墓中采集到的。根据出土陶、铁制品及墓葬形制、碳14年代测定和墓地所在地理位置,这些墓葬被判定为公元前前后几个世纪占据该地区的塞人、乌孙人的遗存^②。在提供笔者研究的13具成年头骨(男7、女6)中,大多数出自乌孙墓,只有两具可能出自塞人墓。就总的形态特征来说,这两具塞人头骨(有一具不完整)与其他乌孙头骨没有明显的差别。这可以表明,该地区塞人和乌孙在体质上是相近的。

据测量观察,这些头骨除一具是仔颅型外,其余都是短颅型。有11具约占85%的头骨可归入欧洲人种支系。以男性组为代表,除短颅型外,多数头骨比较粗大,额倾斜中等,眉间突度强烈,眉弓粗壮,鼻根深陷,有较高和中等宽的面,面部在水平方向突出中等到大的居多,犬齿窝中一深的较多,多数低眶型。鼻骨强烈突出,鼻棘大于中等,梨状孔下缘以锐利的人型

^① 韩康信、潘其风:《新疆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4期,503~523页。

^②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五年》,174~175页,1979年,文物出版社。

较多,中一阔鼻型。有些头骨在人字点到顶孔区间较平坦,少数枕部扁平或不对称扁平,但不像是有意造成的人工畸形。女性头骨的性别异形明显,其中,属于欧洲人种头骨的主要形态与男性相似,可能齿槽突颌和面部扁平度比男性大。有两具女性头骨似有更多蒙古人种特征的混合。

还可以按某些特征将这批头骨区别为下述类型:一具男性头骨的欧洲人种特征特别强烈,总的形态与前亚类型头骨很相似;有6具欧洲人种特征不太强烈的短颅型头骨接近帕米尔—费尔干(或中亚两河)类型,两具塞人头骨又接近这个类型,一具中颅型头骨也可能是同一类型的变异;一具颅型很短的女性头骨,其面部形态与欧洲人种安德洛诺沃类型有些相似,另两具女性头骨的蒙古人种特征比较明显,可能是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的混合型,其中一具似与南西伯利亚类型(欧洲人种和蒙古人种间的过渡类型)比较相似。总之,昭苏土墩墓头骨的主要成分是短颅型为特点的欧洲人种帕米尔—费尔干类型,个别前亚类型,少数欧洲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杂型。

与其他地区塞人、乌孙时期的人类学材料相比(以成组而论),昭苏的形态类型与它们基本相近,其间的差别不大,尤其与天山乌孙、卡拉科尔乌孙、天山塞人—早期乌孙及七河乌孙都比较接近,但与帕米尔塞人头骨有明显的类型学差别,后者是长狭颅配合高狭面的印度—阿富汗类型。

(四) 洛浦山普拉古代丛葬墓人骨的研究^①

近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挖掘洛浦县山普拉古代丛葬墓时,采集了一批骨质保存相当好的头骨(据告,Mo1墓中即有133具头骨,Mo2墓有146具,他们只收集了其中的59具)。从这个墓地上,出土有大量的毛丝织品,毛织品中有多色平纹、斜纹、拉绒、缂毛等多种;还有衣帽、编织绑带、花边、印花棉布、刺绣、拉绒地毯、毛褐、毡衣、皮革制品。此外,还出土花桺、珠饰、手杖、摇扇、镜袋、铜镜、漆筐、木梳、香袋、陶器、木器以及弓箭、铁镳、纺轮、纺杆、冶炼鼓风风囊、狩猎工具袋、全套鞍鞯、鞍毯等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在出土丝织品中,有“飞凤纹”锦、“蔷薇纹”(古代的“宝相花”)双面提花锦、“群猴对象纹”锦以及有汉文款识的镜带、“常宜富贵”铜镜、色彩斑斓的漆筐等,说明早在公元前1世纪到南北朝时期,当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密切的交往和影响。然而,这个墓地的葬式多样,有单体槽

^① 韩康信、左崇新:《新疆洛浦桑普拉古代丛葬墓头骨的研究与复原》,《考古与文物》1987年5期,91~95页;韩康信:《新疆洛浦山普拉古代丛葬墓人骨的种系问题》,《人类学学报》1988年3期,239~248页。

形木棺葬、船形木盆、母子合葬、百人以上大型墓室丛葬墓及多人合棺葬等。前述几十具头骨可能是从百人以上的大型丛葬墓中采集的。初步报道这个墓地的时代大约从汉代至南北朝(约公元前2世纪~公元6世纪)^①,而据博物馆同志相告的两个百人以上大型丛葬墓的碳14年代大概在距今2200年左右。因此,这批人骨的时代可能相当于西汉时期。

1984年夏,笔者曾有机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观察这批头骨并应沙比提馆长的要求,我和左崇新同志协助进行从头骨复原面像的工作。当时我们从这批头骨中选取了两具典型的男女头骨,带回进行鉴定研究,我在鉴定报告中强调指出这一男性头骨的人种特点是眉弓、眉间及鼻骨突出强烈,鼻根深陷,狭鼻型,面部水平方向强烈突出,矢状方向属正颌,具有典型的角形和“闭锁式”眼眶。这种综合特征无疑显示了欧洲人种性质。

再从这具头骨的长狭颅型配合较高狭面形及后枕部较后突等次级特征来看,他们又更接近长颅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印度—阿富汗)类型。女性头骨除性别差异外,基本上重复了男性头骨的主要特点。颅骨测量学特征的分析也说明,这两个头骨与其西邻的南帕米尔塞人(公元前6~4世纪)和东部罗布泊地区古楼兰墓地的欧洲人种头骨具有更接近的体质类型^②。

然而,邵兴周等多人署名的报告把山普拉头骨资料同现代蒙古人种测量的组间变异范围进行了一般比较之后,认为山普拉的头骨具有“大蒙古人种”大部分特征,但也有欧罗巴人种一些较明显特征^③;换句话说,这些头骨本质上是一组以蒙古人种为其基础的材料。这样的结论显然与我的初步研究结果相悖。为此,我又重新检查了邵兴周等同志发表的形态和测量资料,在专文中首先肯定了山普拉头骨的大人种性质——欧洲人种之后,认为它们仍然是属于长狭颅、狭面、水平方向面部突度明显而且又结合了狭鼻和中眶型等综合特征的一组头骨^④。因此,无论从个体头骨上分析还是从成组资料上分析,山普拉古代丛葬墓人骨的体质形态都体现了地中海东支类型的风格,应该将它们归入长颅欧洲人种的印度—阿富汗类型。

①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年,260页。

② 韩康信、左崇新:《新疆洛浦桑普拉古代丛葬墓头骨的研究与复原》。《考古与文物》1987年5期,91~95页。

③ 邵兴周等:《洛浦县山普拉出土颅骨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88年1期,26~38页。

④ 韩康信:《新疆洛浦山普拉古代丛葬墓人骨的种系问题》。《人类学学报》1988年3期,239~248页。

顺便指出,邵兴周等同志的报告中,之所以将山普拉头骨的一级人种基础定为蒙古人种,是因为研究方向与资料的引用不当。如他们偏重于某些孤立的可能和蒙古人种相对重叠的形态而看轻了更为重要的欧洲人种的综合特点(如前倾的眶口、角形眶、鼻突度强烈、梨状孔下缘锐型居多、鼻孔狭、颧骨转角处欠陡直,面部扁平度小等一系列特征)。在测量特征的分析上只注重了用蒙古人种的宽大变异范围来进行比较,却缺乏同周邻地区欧洲人种支系类型资料的比较,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强了这组头骨具有蒙古人种组成基础的印象。总之,根据山普拉古代丛葬墓头骨的体质形态资料,其种族来源很难与蒙古人种联系起来。

(五)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香宝宝古墓人骨的研究^①

1976~1977年,在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香宝宝古墓的发掘中,采集了一具部分破损的人头骨。据报告,该墓地存在土葬和火葬两种类型的墓葬。这具头骨采自其中的一座土葬墓。在这个墓地中,出土有小件铁器。塔什库尔干西边帕米尔河和阿克苏河流域也发现过形制和随葬器物相近的公元前5~前4世纪的塞人墓葬;用墓葬盖木测定的碳14年代是距今约2900~2500年(树轮校正)。根据这几个理由,香宝宝古墓时代可定为春秋战国时期。对此墓地的族属,发掘报告提出了不很肯定的意见,即根据存在火葬风俗,报告认为此墓主人可能与古代羌族有联系;但因出土物有与苏联境内的帕米尔塞人墓的相近,所以报告又认为可能属塞人的遗存^②。

这具头骨尽管不完整,然而其强烈突出的鼻骨、小颧骨及面部水平方向强烈突出等特点,都明显显示出了它的欧洲人种性质。从其他一些特征来看,如头骨的额倾斜度小、眉弓和眉间突度不特别强烈、眼眶为中眶型、强烈突起的鼻骨结合狭鼻、狭面和面部在水平方向强烈突出等,这具头骨与苏联境内东南帕米尔的塞人头骨接近,可能归属欧洲人种支系接近地中海类型^③。

^① 韩康信:《塔吉克县香宝宝古墓出土人头骨》。《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32~35页。

^②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199~212页。

^③ 韩康信:《塔吉克县香宝宝古墓出土人头骨》。《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32~35页。

(六) 哈密焉布拉克古墓地人骨种系组成之研究^①

这一批人骨材料共收集了比较完整的 29 具头骨(男 19, 女 10), 是 1986 年春在哈密柳树泉不远处的焉布拉克土岗上发掘采集的。土岗上的墓葬分布相当密集, 墓葬结构比较简单, 大多用戈壁沙土制的砖形土坯垒围成方形。墓中随葬品和人骨十分零乱, 似曾被严重扰乱过。出土器物有彩陶器、骨器、少量铜制品如铜镜、铜片、铜饰物及金耳环等。墓地时代, 黄文弼最初推测为铜石时代^②。但据 1986 年的发掘, 该墓地的时代比原先推测的更晚, 大概在公元前 10~2 世纪, 相当于西周至战国时期。

据头骨形态特征的分类和测量特征的分析, 这 29 具头骨中, 具有明显东方蒙古人种支系特点的约 21 具(占 72%), 可以归属于西方欧洲人种支系的约 8 具(占 28%), 依此可以说, 该墓地所代表的古代居民种族组成是“二元”的, 即以蒙古人种为主成分的同时, 还有相当数量的欧洲人种支系成分混居其间。

详细的分析和比较进一步证明, 焉布拉克墓地的蒙古人种头骨在体质形态上, 一方面表现出同东亚蒙古人种接近, 另一方面又带有同大陆蒙古人种的某些相似特征, 因而表现出不特别分化的性质。而正是这样的性质, 才使焉布拉克的蒙古人种头骨呈现出与西藏东部居民的颅骨学之间有相同种族性质, 我们有理由将它们归于同样的体质类型。其余的欧洲人种支系头骨的一般体质形态与邻近孔雀河下游的古墓沟铜器时代墓地头骨相对接近一些^③。

(七) 阿拉沟古代丛葬墓人骨的研究^④

这是 1976~1977 年从位于吐鲁番盆地边缘的阿拉沟古代墓地的发掘中采集的一组人骨。据初步报道, 在这片墓地上分布有三种不同形制的墓葬, 即时代较早的“群葬石室墓”。墓室为深约两米、直径两至三米的卵形砾石围砌而成的圆穴, 墓穴中埋葬人数从十几人到二三十人不等。随葬有彩陶和木器用具, 取火用的钻孔木片及少量铜、铁器类, 如圆铜牌、小铁刀等。还有许多羊骨和马骨。第二种墓葬与第一种类型基本相同, 但出现了“棚架

① 韩康信:《新疆哈密焉布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之研究》。

②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 文物出版社, 1983 年。

③ 韩康信:《新疆哈密焉布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之研究》, 《考古学报》1990 年第 3 期, 第 371~390 页。

④ 韩康信:《阿拉沟古代丛葬墓人骨的研究》,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第 71~175 页,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